

许浦的沙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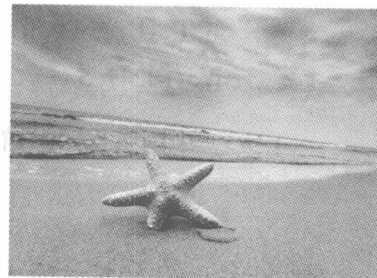
Xupu de Shatan

许普仁◎著



汧浦的沙滩

许普仁◎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浒浦的沙滩/许普仁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5108-0376-5

I. ①浒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5087 号

浒浦的沙滩

作 者 许普仁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[www. jiuzhoupress. 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

电子信箱 [jiuzhou@ jiuzhoupress. 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
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0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376-5

定 价 30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引言

“年轻人，你说，你骑车撞到我是偶然的，但是，你的自行车没有铃、没有刹车，那么，你说，你骑车撞人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？”

——中学课本里的哲学命题

这是李文刚在人到中年后的故事。

如果截取一生中的某一天为时间点，往前看，一切不能重来；往后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在离开中学几十年后，李文刚终于体会到了中学课本里这一哲学命题的深奥。当时，为了便于中学生理解这一意义，漫画家方成画了一系列的画，用于阐述哲学思想。每一幅画都加上了对话，对话中体现了哲学术语。上面的这段文字，是其中一幅画里，一个老人在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的年轻人撞了之后，对年轻人说的话。

中学时的李文刚和他的同学以及同龄人一样，对这幅画印象深刻，也通过这幅画，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概念、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但，真正领悟它，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以后。

2008年年初，老天下了一场让大家毫无心理准备的大雪，李文刚的平静生活因为这次大雪中的一次车祸，无意之中被打破了。从车祸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，这种打破看似偶然，实际上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

所有该发生的都会发生，你逃也逃不过。

到了中年的李文刚，貌似顺畅，其实脆弱。在受到委屈的时候，已经没有能力去抗争，在强大的命运面前，只有退缩和忍让。能够陪伴着度过这段时光的，是相濡以沫的妻子，然而，内心真正的痛苦，他不想告诉妻子，因为幸福可以和妻子共享，痛苦不想让妻子分担。悄悄地回忆深埋着的旧爱，成了疗伤的良方。

他曾真诚地相信人到中年的友谊，并且期待着它的继续成长，然而这个期待的过程太漫长了。在期待的过程中，他写下了这些文字，他希望友谊的奇迹发生，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所以，他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所有的友谊都烟飞灰灭了，他还是幸福的，他还能有他的妻子爱着他。所以，他把这个故事献给妻子。

所有的遇见都是缘分，所有的分开都有原因，所有事情都有它发生的理由。2008年无论对谁，都是难忘的一年。只是对李文刚来说，这一年过得有点复杂和难以预料，从平静到烦躁，从郁闷到温馨，最后终归平静，不知道这是否人到中年的一道必经的坎。

故事是从下雪开始的。

这年的一月下旬，沿海各地突然开始下雪。对很多人特别是小孩来说，下雪并不是坏事，反而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情。到了冬天，总要盼着下一两场。如果一个冬天没有雪，看不到漫天飞舞的雪花，那就没有了冬天的味道。最初，大家都以为下一两天就会停的，谁知越下越大，丝毫不见停止的迹象。站在高处朝四周望去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没有风的时候，也像动画片一样不停地下着。用鹅毛大雪的说法，已经形容不了这雪了。雪是成片成片从天上往地面倾泻的，即使在这场雪和另一场雪的间隙里，路上的行人、车辆，以及稍远处建筑物的轮廓也还是分辨不清。

下雪的前一天，蔬菜经销商吴建军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要他尽量多准备些反季节的蔬菜，以供春节之用。朋友特别提醒，现在紧俏的是小黄瓜、生菜、“圣女果”一类，既作水果又做蔬菜的东西。“圣女果”在当地俗称小番茄，并不稀罕，谁知道这么一个普通的东西，会有这么一个高贵的名字。档次稍高一点的饭店、宾馆，早上自助餐的时候很需要这类小东西。

“也许现在圣女少了，所以要吃几颗圣女果变得高雅一些吧。”学历并不高的吴建军想。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，他觉得自己有时候还有点幽默的。第二天吃过午饭，吴建军看到雪暂时停了，心想，趁着间隙，往批发市场赶吧。于是，他发动了一辆半吨的小货车，准备出门。

“今天雪很大，路上很滑，不要去吧。”临出门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在屋里说。虽然为了生计需要奔波，妻子还是心疼丈夫。

“没事，很快回来的。”妻子说话的时候，吴建军已经坐在驾驶室里，他

对这雪不以为然。同大多数的人一样，雪下到什么程度，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，都以为很快会停止的，而且，他向来不习惯于妻子的絮絮叨叨。

吴建军的妻子目送着他往批发市场去，小货车在雪地里摇摇晃晃地行驶着，轧出两道长长的车痕。吴建军没有料到，他的妻子也没有料到，刚才的对话就是他们夫妻间的诀别。对话时，吴建军还是郊区青龙湾蔬菜批发市场最大的经销商。他到达批发市场门口后不久，他就什么都不是了。

一切的变化都来得非常突然。

青龙湾是一个以种植大棚蔬菜出名的地方，五六年前，当地村委会利用资源优势，成立了批发市场，青龙湾的名气开始响了，成了周边地区几个大城市、大菜场稳固的后方基地。即使在冬天，这里也有你想要的蔬菜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、大白菜、四季豆等，应有尽有。虽然当地的菜农认为，蔬菜的口感越来越差，不再自己享用，可事实上销路却越来越好。每天凌晨开始，就有从外地过来的货车，寻找各自的客户，抓紧时间装货，装好后，马上送到各大菜市场。

蔬菜批发市场南面靠河，北靠国道，无论是水运还是陆运，都非常便捷。随着客户的增加，吴建军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外地的经纪人吃饭。这些经纪人有的做了十几年，在青龙湾建成前就开始了，有的是新加入的。所谓经纪人，在吴建军看来仍然是小贩，只不过现在要搞一个时髦一点的名词，才称为经纪人了。包括自己，内心深处实际上也还是个蔬菜贩子。他懂得和他们搞好关系，特别为了抓住春节前的销售旺季。如果不抓住的话，一年的效益就不会太好。

虽然吴建军的种植量不是最多，但他随时掌握着这里的行情，平时经常会关注别人的业务进展，或者关注着外地新品种的出现，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，所以，他的销售连续好多年都是第一。

为了推广当地的蔬菜，当地政府给了吴建军不少的荣誉，并授予了他“郊区十佳青年”的称号。报纸上曾登过他的照片，宣传他的事迹，让他成了当地的名农。这些让吴建军很是荣耀。

伴随着事业的发展，吴建军在这些外地经纪人中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口碑，自己也有了良好的销售网络，其他种植户也大多通过他将蔬菜销售出去，挂



靠在他的名下，让他形成大户。“大户”对各方都有好处，在年终会享受到菜场一定的返利。这样，以吴建军的名义进行销售，然后再和他结算，可以得到更多一点的实惠，成了明摆着的事实。吴建军接到的蔬菜订单往往让人喜上心头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他的销售网络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，他像热爱着自己的家庭一样地热爱着他的工作。

通往批发市场的路上积满了雪，可以看出，车和人明显地少了许多。批发市场内也少了以往的热闹，不少人准备收摊过年了。在门口，一辆大型的货车在前面挡住了吴建军。从盖得严严实实的油布来看，这是一辆已经装好货的车子。

货车是改装过的，车尾往后加长了半米多，由于装的是蔬菜，虽然不超重，超宽超长成了这类货车的习惯性做法。本来菜场前的场地很大，这类车调头比较方便，下雪后，场地上积满了雪，汽车可以使用的有效面积小了很多。路面上的雪被来往的车辆轧实后显得很滑。

货车稍稍开动了一点，然后停下来。停稳后，从驾驶室里跳下来一个人，看样子是随车员。随车员走到车后，拦住了吴建军的车子，指挥货车往后倒。看样子，司机倒好车后准备离开市场回去。

吴建军看了一下车号，是外地的，以前从没来过。只要到这里来过一次的货车，吴建军就能记住车号，并且能记住是从谁那里拉的货，拉的什么品种，各拉了多少。他有这方面的特长。

“倒、倒。”随车员喊着，右手不停地往身后挥着。货车慢慢地倒退着。

看着随车员在路上指挥，吴建军抽出一根烟，把车子挂在停车挡上，没有熄火，让雨刮器不停地刮着，然后点上烟，边抽边等。抽了一会，吴建军想把车子往后倒一点，后面堵了辆小车，他按了按喇叭，示意小车后退。小车往后稍微倒了点便停住了，小车后面停了辆大客车，倒不过去，吴建军的车轻轻地碰到了后面小车的保险杠上。因为雪下得大，双方下来简单地看了一下，发现并未有真正的碰撞，便各自回到了车里。他们谁也没看对方，也没有说话。

外地货车慢慢地倒着，快倒出来的时候，随车员忽然发现一根电线在车厢顶上挂住了，急忙喊停。“快停车，快停车。”他的两只手挥舞着，也许雪花太多，司机看不到他的手势，继续地往后倒着。货车挂到了电线，电线在

扭了几扭之后绷断了。电线绷断时，电杆摇晃了一下，向货车倾斜着倒去。货车强硬地把电杆往后推去，电杆倒下去，正好砸在吴建军的驾驶室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，水泥柱断成几截，在驾驶室上弹了几下就不动了，钢筋裸露在外面。

随车员愣了一下，马上冲到吴建军的驾驶室，想看看吴建军怎么样。他趴到货车踏板上，擦去驾驶室窗上的雪花，贴着玻璃往里看，玻璃已经碎成了花，里面的情况不是很清楚，但还可以看见吴建军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向盘上。随车员用力地把车门拉开，看到吴建军的头部裂开了，身子趴在方向盘上，鲜血在头发丛中，顺着方向盘往下滴。那根未吸完的香烟掉在驾驶室里，袅袅地冒着青烟。

年轻的随车员马上蹲下来，紧张万分，抱着头哭了。货车司机从自己的驾驶室里跳出来，冲到吴建军的驾驶室前，看到惨状，也一动不动地傻傻站着。随即，司机醒悟过来，拨打了110和120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110警车闪烁着警灯就到了。警车上下来三个警察，雪花很快把他们覆盖住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警察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后，通知120赶快过来，并迅速地把现场保护了起来。在警察拍照、测量的时候，批发市场门口就变成了交通事故的现场。变成事故现场后，一下子冒出来不少人，市场里未及离开的人大多出来看了，来看的还有附近的村民，他们都不惧严寒地在雪地里站着。

又过了十几分钟，一辆小型的救护车来了，货车司机和医生把吴建军抬了进去，直送医院。警察让随车员跟到医院去，把货车司机留下，准备带去询问。

在场的很多人都认识吴建军，他出事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他老婆的耳朵里，在救护车离开后不久，他老婆就哭着到了现场。她没有看到吴建军，只看到驾驶室方向盘和流到地上的血迹，她瘫倒在雪地里，哭都哭不出声来了。旁边和她一起来的老年妇女把她扶起来，其中一个猛掐她的人中，过了一会她才缓过气来。

她呆呆地坐着，头发散乱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她身上的羽绒服撕破了。羽绒慢慢地飘散出来，像飘在空中的一朵朵小白花，落在雪地里，和雪混合为一体，几乎分不清了。她的周围聚起了一圈人。后面陆续地堵了一些车子，



被堵住的司机和车上的人有不少下了车，继续聚拢过来，看吴建军老婆和事故现场。看过之后，一批人离开了，另一批人又上来了。

天实在太冷，过一会儿，围观的人渐渐散去，一些人回到车上，也有不少人拿出烟，在雪地里点燃了，耐心看着警察完成勘察，疏通车辆。那些老年妇女还在不停地劝着吴建军老婆，其中一个抱着她，陪她一起坐在地上。

“哪个杀千刀的撞了我老公呀。”吴建军老婆双眼圆睁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怒视着周围。

有人把目光转向货车司机，他正坐在警察的车里。她随着众人的目光马上冲上去，要去打货车司机。警察把她拦住了。她却不依不饶，两只手吊在警察的身上，边骂边踢。警察好不容易才把她从自己身上拉开，她迅速冲到警车旁，拉开车门，往货车司机抓去，货车司机被她抓了两下，一声不吭，往车后座里躲。

“不要打人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坐在驾驶座上的警察说。他没有下车，冷冷地看着吴建军老婆。比这更惨的场面他都见过，吴建军老婆的态度是一个受害家属常有的，他早就习以为常了。

“这个杀千刀的，我家建军有什么事我要跟你拼命。”吴建军老婆哭喊着。遭此重大打击的她，跌倒在警车旁边，一只手撑着地，一只手拉着车门，两只脚来回地踢着。在旁边拍照的警察上来，把她再次拉开，然后示意坐在车里的警察赶快把车开到前面去。

“先到医院去看看，不要在这儿哭了。”警察说。他指挥着旁边的几个老年妇女把她劝走。老年妇女上来，搀住了吴建军老婆。吴建军老婆被她们拉了起来，她们每人吊着她的一只胳膊。她羽绒服里的羽毛还在散出来，衣服和裤子分开了，肚脐露到了外面。她闭着眼，全身松软，任由老太太们把她拽着。

车祸发生时，吴建军后面的车子是李文刚的。李文刚正悠悠然地坐在车里，忽然被车祸惊吓着了。他是省城一家综合性报纸旅游版的主任编辑，现在正被挤在大客车和吴建军的车子中间。刚才两车相碰的时候，他也不以为意，他认为，不值得为小的磕磕碰碰争执，即使有大的损坏，因为下雪，找保险公司理赔就可以了。

水泥电杆倒下来后，李文刚后面的大客车车门开了，下来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，去看热闹。那两个老年妇女把吴建军老婆拽到车门的踏脚上坐着。

大客车是美之岸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，公司离事故发生地约十来公里远，每天接送员工上下班，现在接的是当天做晚班的员工。车上下来的人和未下车的人，远远地看着吴建军老婆，没有人围上去。她靠着车门，双眼紧闭，一声不吭。一个老年妇女挤到车子里，坐在她后面的踏板上，让她能够靠着她的双膝，另一个用力地握住她的双手。

突然，吴建军老婆往前一扑，从车子的脚踏板上扑下来，跪倒在地，咬牙切齿地嘞出一声：“这些该死的野人啊，怎么不长眼睛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呀。”声音凄厉地穿透在雪地里。在她后面的老年妇女马上捂住了她的嘴，生怕她再说出不吉利的话。

“到医院去吧，在这里哭也不是办法，外地人也不是故意撞他的。”看热闹的人说着。有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辆电动小三轮，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扶上去，往医院去了。

勘察很快完成。货车开到旁边的空地上停着，把蔬菜卸下来，再开到停车场去。汽车需要进行静态和动态的检测。断成几截的电杆搬掉了，吴建军的车子几个人合力推着，移到旁边去了。交通陆续地恢复。警车先走，那辆接送员工的大客车跟在李文刚的车子后面通过了现场。通过的时候，虽然外面很冷，车里还是有人拉开窗子，朝出事现场狠狠地吐了口唾沫。“呸！”

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细节。

在前面的李文刚同样没有注意。他满心欢喜地庆幸终于通车了。他喜欢旅游，经常一个人开车出去。开车是他的一个爱好。他感到幸福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四处闲逛。这次他应大学同学王海成的邀请，准备到他一个新开发的温泉去看看，春节期间再带着全家一起去。下了雪的温泉肯定比平时更美，他心情很好地想着。车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快。

王海成是他大学里曾经的同桌，两人关系不错，大学毕业后没几年就辞职单干了，现在又搞旅游度假，天生一个生意的料，常需要李文刚帮他宣传。力所能及，李文刚也乐意帮他。

现在，他走的这条路是出城经过郊区的主要通道，常有车祸发生。开车

的时间多了，他对交通事故早就习以为常，甚至有些麻木了。电杆倒下的时候，他下来看了，告诉货车司机在医生来之前最好不要随便移动伤者。警察来了，他就回到车里，知道处理的时间不会太短，便打开 CD，悠闲地放着音乐，耐心地等着。雪景很美，在等待的时候，他坐在车里拍了几张外面的照片，对他来说，外面雪地里闹哄哄的情形也是众生相之一。

CD 来自一本名为《克莱因蓝》的书，是该书的附赠品。书是文琳通过邮寄方式，在一年前送给他的，他平时就放在车里，来回地播放着。书中说，Laverne Butler 唱的是很现代的传统爵士，有一种蓝得很深的味道，就是那种近似无限透明的味道，蓝得很透彻也很赏心悦目。车厢内弥漫着的第一首曲子是“巴黎最后的探戈”。堵在路上，开着暖气，看着车内外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听这样的音乐，他觉得特别的蓝调。他的心情，和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。

因为这雪，回去后他曾快活了一阵子，他发现，马路上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雪人，那是许许多多欣喜若狂的成年人的作品。雪停后，他和妻子像其他回忆着童年生活的中年人一样，开着车在城里转来转去，见到哪儿有雪，就停下来，不停地拍摄着。几次下来，各种各样的雪人竟也拍到了上百个。这个全民抗冰雪斗争中一段快乐的插曲，在思想上升华到一定高度后结束了，冰天雪地带给人们的不便和快乐也结束了，一切又恢复常态。

小时候，他喜欢的事情之一，就是站在马路上看汽车开过。那时，汽车很少，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也不管什么车子，不管尘土飞扬，哪怕是发出震天噪声的拖拉机，只要是四个轮子的车子，都会让他激动一阵子。汽车的轰鸣声，就是当时最动听的音乐。在他童年的梦想中，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自己开车，开自己的车。所以，后来学会开车，离开教练时，教练给他的叮嘱就是谨慎开车、小心开车，他牢牢地铭记了。他十来年的开车经历中，虽然看过很多交通事故，自己从未发生过。

现在，曾以为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可下雪时，汽车停在那里，也会无可奈何地被前面的车碰了。碰就碰了吧，他心想。所以，警察处理事故的时候，他仰在驾驶座上，闭目听着音乐，任外面喧闹。这时，他的部下黄小莺来了一个电话。他马上把音乐调得低了一点，黄小莺还是能够听到。

“领导很悠闲。”她仗着年轻，和主任开着玩笑。

“前面出了车祸，堵住了，等着疏导交通。”他告诉她。

“往外赶还是往回赶？”她问。

“往外赶，到王海成那里的温泉去看看。”他说。

“等领导考察完了，感觉好的话，推荐我和老公一起去。”她说。李文刚有时提起王海成，她了解一二。

“当然了。还有几公里要到了。”他说。

“赶快回来吧，”黄小莺话锋一转，“今年的雪将会特别大，今天不回来的话，可能会在外面堵住，那就回不来了。”

“吓唬我？谁告诉你的？”李文刚有点不信。

“最新消息，信不信由你。”她说。

李文刚看看油表，大约还有四分之一，又看看外面渐渐冻结的路面，犹豫了一下。黄小莺又追了一句，真心诚意地再次让李文刚赶快回来。李文刚想，也好，回去吧，这雪下得确实有点吓人，还是免生事端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去。通话的时候，吴建军的小货车正推到了旁边。

道路疏通后，美之岸公司的大客车在他后面开着。他在这个经常路过而又着实陌生的地方堵了一个多小时。这段时间里，他已经把《克莱因蓝》一书中赠送的音乐，来回听了三遍。

面对面两列汽车长龙，艰难而又谨慎地开着，谁也不敢强行超车或超速。一路上，喇叭声此起彼伏，好像这声音能够把令人讨厌的雪全部驱赶回去似的。到了一个可以掉头的地方，李文刚耐心地掉好头，顺着原路回去了。他给王海成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今天的雪太大了，改天再去吧，王海成说那就改天吧。

一个多月后，李文刚不得不查询了一下这次通话的准确时间，以确定自己当时去干什么，通话的时候在干什么，和谁在通话。他不得不为心血来潮的温泉之行，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。

车祸的第二天，吴建军死了。死亡原因是受外力打击后，失血过多。事故责任认定工作在吴建军死亡后的第二天就结束了，因为货车超宽超高，而且是在倒车，交警认为货车司机未尽观察的义务，货车司机承担全部责任。



货车司机随即在交警大队被宣布刑事拘留。刑事案由为涉嫌交通肇事罪，交警告知，死者家属将向他提起民事诉讼。民事案由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。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明确表示，在民事赔偿的支付完成之前，货车司机无法取保候审。货车司机茫然地在送达证上签了字，交警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给死者家属后，交警该做的工作就完成了。

由于货车司机被刑事拘留，行驶证登记的车主住址又远在两千公里之外，事故的调解程序无法启动。从经验判断，这是一辆很明显的挂靠车辆，车主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，即使找到，车主也往往不会出现了。货车被扣，肇事方可以出来协调的人也没有。于是，交警有足够的理由认为，这是一场没有对手的交通事故赔偿案，谈判无奈地暂时告一段落。换句话说，从常规情况看，死者家属极有可能拿不到钱。

虽然暂时没有得到赔偿，丧事照样开始筹办。丧事的内容和程序由镇上的花圈店一手安排，从规格上讲，丧事将会办得非常隆重。

吴建军的灵堂设在家里，家是他父亲留下的，离批发市场不远。两面环水，一面是一个半亩左右的竹林。这么大面积的竹林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通过几年的积累，吴建军手头有了一些钱，准备开春后把房子拆掉重建。把自己的房子建成当地，至少是本村最好的，这是他的一个梦想。建房的有关手续已经送上去了，凭他的人际关系，不会有太大问题，很快就会批复下来的。吴建军父母早亡，他是八月一日生的，现在也不过三十来岁，妻子在一个企业里做文书，有一个儿子，刚满三虚岁。他们的生活在当地还是比较富裕和幸福的，但对吴建军来说，建房和享受幸福的生活，都是不可能的了。所有的梦想都结束了。

在以后了解的过程中，李文刚对这个鲜活生命的瞬间离去，充满了同情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人，这种同情只能是隔着玻璃的、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一种悲悯之情罢了。大学毕业时，李文刚就已经目睹过遇到车祸后瞬间离去的生命，那是自己小学的同班同学，一个叫马雪达的躺着的小朋友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见过的死亡越来越多，所以，对生命的瞬间消失也有点漠然了。

前去吊唁的朋友到吴建军的家，要经过批发市场旁边的一条三岔路。路

口中间有一颗巨大的水泥白菜，有三层楼房那么高，从远处看除了比例大一点之外，和真的没什么区别。走到近前，还可以看到水泥大白菜的叶子上，有模有样地做出了一些裂纹，这就显得更逼真了。李文刚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，都很钦佩设计这颗白菜的人，也钦佩同意以这颗大白菜作为标志性雕塑的当地领导，通过这么一个并不华丽的布置，把这里蔬菜基地的特点完全地表达了出来。如果申请吉尼斯纪录的话，说不定这是全球最大的一颗仿真白菜了。

十点整，吴建军追悼会将准时开始。

花圈店里的帮工们用帆布搭了一个大棚，请了一个当地最有名的鼓乐队。鼓乐队有十二个鼓乐手，穿着一色的白制服，大盖帽的帽檐上镶了一道黄带子，身上统一佩着绶带，阳光下金光闪闪的。他们由一个铜锣手带领着，铜锣手有节奏地敲着铜锣。“咣，咣。”锣声悠扬。

跟着他的节奏，四个铜管乐手有力地吹奏着。其中两个的铜管比较大，扛在身上，腮帮子吹得鼓鼓的。两个铜钹手，用力地碰击着，铜钹的声音划着美丽的弧线。紧随后面的四个鼓手，把爵士鼓挎在身上，缓慢而耐心地敲打着，仿佛沉醉其中。最后一个电子琴手，不时地调整着音乐节奏，有欢乐的、有抒情的、还有激昂的。音乐响起的时候，电子琴手都微眯着眼，像是在欣赏一场音乐会。

播放什么音乐，旋律是什么，在这种场合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，对家属来讲，只要有音乐响起就行。从一开始，鼓乐队也没有演奏过于哀伤的乐曲，所以现场不是过分地压抑。

吴建军老婆身穿一身白丧服，腰间束着白带，头上带了一朵白花，脚上一双黑色布鞋，鞋面上也各有一朵白花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人死如灯灭。她仿佛从极度悲哀的心情中开始解脱出来了，丧事办完后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她就会恢复一颗平常心。虽然对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来说，顶梁柱的倒塌，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伤心、难以接受的痛苦事。她的亲戚帮着她招呼着来宾，她坐在吴建军的灵堂前，不时地哭上几声。

十点差几分的时候，数以百计的吊唁者从四面八方拥来，包括吴建军的远房亲戚、蔬菜批发的同行、青龙湾菜场的领导、部分大菜场的代表、村干部、镇干部。来的人越多，说明死者的人缘越好。来吊唁的人形成了一支在



当地算是庞大的吊唁队伍，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吴建军的哀悼，以及对吴建军老婆未来生活的同情，排着队，到一个桌子前，自发地送上一份薄礼。一个老先生登记着各人的礼单。

吴建军老婆泪眼婆娑地看着来宾。来宾到吴建军灵柩前鞠躬时，她便哭着，声音惊天动地。来宾一离开，她就停止哭泣，擦干眼泪，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来了。

送上薄礼后，来宾们排好了队，官职高的排在前面，朋友们排在中间，他的亲戚自觉地排在了最后。镇干部的到场，代表着吴建军生前的业绩被政府认可了。镇里派了一个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农业服务公司的老总参加追悼会。追悼会一结束，吴建军生前的亲戚、朋友当场就对这种规格的哀悼表示非常的满意。

随着哀乐的轻轻播放，气氛开始变得凝重，追悼会上开始了对吴建军的歌功颂德。批发市场老总做主持人，镇干部首先宣读了悼词，随后他的亲朋好友也追忆了亡者生前的种种美德。大菜场的代表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大学毕业生，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事先写好的稿子，说到动情处，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再次抽泣起来。谁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好人而感到由衷的悲哀。

追悼会结束的时候，吴建军准备出殡。当灵柩抬起时，吴建军老婆发出了一声瘆人的哭声，跪在地上拉住灵柩不肯让它走，村里年长的几个老太过来拉住她，她才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手，满脸是泪地看着吴建军的灵柩被缓缓地抬起，送到殡仪馆的车上。殡仪车在音乐声中开走了。临走前，点燃了两个鞭炮，响亮地告诉大家，又一个人离开了。

外面依然有风，风很刺骨。路面上的雪厚厚地没有化掉，只被简单地清扫了一下，田野里依然是白茫茫一片。殡仪车开过出事地点的时候，混合着雪和冰水的路面上，发出唧唧嘎嘎的声音。

车祸那天，吴建军老婆曾临时坐过的大客车迎面开过。美之岸公司的这辆大客车，无意中目送着一个人的一生，就这样偶然地走到了终点。

二

吴建军车祸的事，就像一长串故事中一个很小的插曲，李文刚很快就忘记了。连续的降雪，使上下班变得很不正常，总编适度地放松了考勤，让李文刚在家的时间多了一些。

一个多月后，李文刚躺在被窝里，被窗外的冷空气吹醒了。醒来之后，李文刚还闭着眼睛，陶醉在似睡非睡的惬意之中。

前段时间，冷空气却频繁侵袭，连续几个夜晚格外晴朗，清丽透亮，形成了冷高压，冷高压带来的强辐射让地温迅速冷却，冷空气去而复返，乍暖还寒。三天前，气象部门就作了预报，称职地告知市民们，北方的冷空气即将到来，气温将骤降十度以上，要市民们做好充分的防冻保暖工作。这样，冷空气如约而至时，就像一个强悍的不可理喻的邻居一样，让人根本无法拒绝。

虽然谁都喜欢过着春天般的日子，虽然冷空气让人有点不太适应，但是，当它真的来临时，谁也不觉得突然了。而且，准确地说，冷空气没有，也不可能直接吹到李文刚的身上，他是被屋外呼呼的风声吹醒的。

李文刚的家在三十层的高楼上，在这么高的地方，即使地面上风声很小，风也会穿透而来，呼呼地响着。窗户的密封性很好，窗帘的遮光性也很好，但声音的穿透似乎不是密封条所能阻挡的，室内也比平时亮了很多，他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听着风声从窗缝中传来，持续、尖锐，并且带着一点凄厉。在被风和光亮惊醒之后，他终于从被窝里竖起来，默念着“下定决心”的口号，迅速穿好衣服，钻出了被窝。

如果不是下定决心，他怕自己也会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。好多年来，他都这样保持着早起的习惯，而妻子则蜷缩着继续习惯性地猫冬。他帮妻子掖好被子，关掉了空调。

他轻轻地把卧室的门关上，然后到南阳台上，伸伸懒腰，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，拉开窗帘，看着晨曦慢慢地从前面的高楼里生长出来，露出恍恍惚